由上面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能量密度为57 焦耳/厘米<sup>2</sup>和127 焦耳/厘米<sup>2</sup>,石英和玻璃基底的镜 子其破坏程度有明显的差别。在同一能量密度下. 先镀一层铬膜的镜子破坏程度比没有镀铬层的镜子 破坏程度小些。如127 焦耳/厘米2 玻璃基底Cr/Au 膜层破坏掉,破坏区域中心基底不透明目略有裂碎, 但在没有铬层的镜子上破坏区域中心的基底已有熔 化和较大区域显著裂碎如图 11 和图 13。这一方面 由于铬的热传导系数比石英和玻璃都大,另外可能 由于金膜与铬层的热和机械结合要比直接与玻璃和 石英基底结合更牢固。随着能量密度的增加基底破 坏程度的加大,这在所有样品的显微照片中(图2、3、 6~13) 都可以见到。在这两个能量密度下,黄铜基 底的镜子没有能够被破坏,显然这是由于铜的热传 导系数比石英和玻璃的热传导系数高1~2个数量 级造成的。而紫铜化学涂镍后再镀金的镜子都观察

到了膜层的破坏。

在 300 焦耳/厘米<sup>2</sup>的能量密度下照射铜基底和 轴承钢基底反射镜的结果表明,铜基底的镜子膜层 脱落成破碎状浮在破坏区域上,没有看到明显的金 膜熔化迹象,这是因为在这个能量密度下,脉宽为 1 微秒,铜基底的表面温升估算只有 600°C 左右,显然 没有达到金的熔点,这时的膜层破坏是由热应力引 起的。

轴承钢基底的反射镜在此能量密度下,照射的 结果是在破坏区域上的金膜全被汽化掉。钢的基底 已出现熔化和汽化如图5所示。这是因为轴承钢的 热传导系数比钢差一个数量级,粗略估计钢的表面 温升可达几千度,足以使得金膜和钢产生熔化和汽 化。

> (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方慧英 王春奎 傅裕寿)

## CO<sub>2</sub> 激 光 稳 频

这里报导我们采用 SF。气体进行稳定 CO<sub>2</sub> 激光 频率的结果,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。 CO<sub>2</sub> 激光器参 数: 腔长 980 毫米; 放电长度 700 毫米; 管径 8 毫米。 充 CO<sub>2</sub>、N<sub>2</sub>、He、Xe、H<sub>2</sub> 共五种气体,气压 240 毫 米硅油柱,选支光栅为 66 条线/毫米,定向角 22° ( $\lambda$ =10.6 微米),一级反射率 63%。激光从光栅的 零级输出,单支线功率约为 3 瓦。SF6 吸收池长 1300 毫米,气压约为 100 毫托。为避免反馈光对 CO<sub>2</sub> 激 光的影响,吸收池中的正、反光束之间有一较小夹角 (约为 3 毫弧度),此夹角应尽可能地小,以减小几何 加宽。自控回路的参数如下:选频放大的开环增益 为 10<sup>4</sup>(中心频率 876 赫,带宽 20~30 赫),直流放 大的开环增益为 10<sup>3</sup>~10<sup>4</sup>。压电陶瓷的参数为 500 千赫/伏。TeCdHg 接收器的响应率为 1.6×10<sup>3</sup> 微 伏/微瓦。



为了确定 SF<sub>6</sub> 的饱和吸收共振中心,并将 CO<sub>2</sub> 激光频率锁定在该中心上,我们除了在压电陶瓷上 加一0.1~0.5 伏的 876 赫的交流调制电压而外,还 用一直流偏压沿一个方向匀速扫动,使激光振荡频 率扫过整个 CO<sub>2</sub> 的增益轮廓,同时在选放的输出端 用示波器监测激光调制信号随激光频率的变化,而 且在开环状态下用记录仪在相 敏 检 波 的输出端 记 录鉴频曲线。实验发现,当 CO<sub>2</sub> 激光调到 P(18) 支



搜索幅度(峰-峰)46千赫; CO2 増益线宽~91 兆赫;
増益峰 a 与吸收峰 b 相距~35 兆赫; 吸收池长 1300 毫米; 气压~100 毫托; 记录速度1厘米/分

• 52 •

振荡时(用红外光栅单色仪监视),在示波器上可以 见到调制信号由大到小,然后反相再由小到大的变 化。图 2 示出了直流偏压扫过整个 CO<sub>2</sub> 增益轮廓用 记录仪所记录到的鉴频曲线,以及将伺服环路在 吸 收线中心处闭环使激光自动稳频时相敏检波器的 输 出曲线。由图可见,饱和共振吸收峰是明显存在的, 伺服环路是起作用的。吸收峰与增益峰相差~35 兆 赫,比[1]报导的 10 兆赫偏高,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激 光器的气压更高(约 19 托)而引起了较大的频移。吸 收峰的线宽由于我们整个环路系统和检测系统的 信 噪比较低而没有测出,但从[1]给出的 SF<sub>6</sub> 的气压加 宽数据(17±4兆赫/托)估计这里的线宽约为 1.7 兆 赫。

用数字频率计测得两台由伺服控制回路稳定的 CO2激光器的频率稳定度为:在24秒内,4v/v≈7× 10<sup>-11</sup>;在72秒内,4v/v≈6×10<sup>-10</sup>,平均时间1秒。 以上是我们工作的阶段结果,这里我们谨向解 永谟、邹海兴、胡绍衣、孙梅珍、王世贵、冯玉荣和卢 纯英等同志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。

## 参考文献

 [1] H. F. Eacob H Ap.; X3TD, 1970, 59, 394.
 (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 黃永楷 卡淑垣 庄大奎 李素梅 顾庆华)

## 光学图象全息相减处理

本文叙述了光学图象全息法相减的原理、实验 方法,并给出了实验结果。

设物光 Ô1 和参考光 Ê 在底片上合成全息图, 其强度为

 $I = |\hat{R} + \hat{O}_1|^2 = |\hat{R}|^2 + |\hat{O}_1|^2 + \hat{R}^* \hat{O}_1 + \hat{R} \hat{O}_1^* \quad (1)$ 

底片曝光显影后,其振幅透过率 v 和曝光量 E (即光强 I 和曝光时间 T 的乘积 IT)的关系中有一 段是线性的,如图 1 所示,记作

$$\tau = \tau_0 + \beta T (I - I_0) \tag{2}$$

式中 $I=I_0$ 时, $\tau=\tau_0$ , $\beta<0_o$ 

选取  $I_0 = |\hat{R}|^2$ ,并选择合适的 T,使与  $E_0 = TI_0$ 对应的  $\tau_0$ 满足

$$\tau_0 = -\beta T I_0 \tag{3}$$

即是 $(\tau_0, TI_0)$ 点正好位于 $\tau - E$ 曲线的中央。(2)式



可改写为

τ=τ₀+βT[|Ô<sub>1</sub>|<sup>2</sup>+R\*Ô<sub>1</sub>+RÔ<sup>\*</sup>] (2)'
 然后再与Ô<sub>1</sub>同方向的第二个物光Ô<sub>2</sub>和原来的
 参考光 R 一同照射上述全息图,通过该全息图的光
 波为

$$\tau(\hat{R} + \hat{O}_2) = \tau_0 \hat{R} + \tau_0 \hat{O}_2 + \beta T |\hat{O}_1|^2 \hat{R} + \beta T |\hat{O}_1|^2 \hat{O}_2 + \beta T |\hat{R}|^2 \hat{O}_1 + \beta T \hat{R}^* \hat{O}_1 \hat{O}_2 + \beta T \hat{R}^2 \hat{O}_1^* + \beta T \hat{R} \hat{O}_1^* \hat{O}_2$$
(4)

使用光阑,挡掉其他方向的光波,只让沿 O<sub>1</sub>、O<sub>2</sub> 方向传播的光波通过,则(4)式只剩下三项,即:

 $\tau_0 \hat{O}_2 \! + \! \beta T \, | \, \hat{O}_1 |^2 \hat{O}_2 \! + \! \beta T \, | \, \hat{R} \, |^2 \hat{O}_1$ 

$$= -\beta T I_0 \hat{O}_2 + \beta T |\hat{O}_1|^2 \hat{O}_2 + \beta T |R|^2 \hat{O}_1$$
(5)  
洗取  $I_0 = |\hat{R}|^2 \gg |\hat{O}|^2,$ 式(5) 第二项可以忽略为

 $-\beta T |\hat{R}|^2 \hat{O}_2 + \beta T |\hat{R}|^2 \hat{O}_1$ 

因为 $\beta < 0$ ,令 $K = -\beta T | \hat{R} |^2 > 0$ ,于是上式为  $K(\hat{O}_2 - \hat{O}_1)$  (6)

这就是两个物光 Ô1、Ô2 相减形式的光波。

实验的光路图如图 2 所示。由氦-氖激光器发出的相干光被分光镜 M1 分为二束。第一束为物光,



图 2 光学图象全息相减处理的光路图

53